

目 录

〈子 昂 谈 丛〉

1. 射洪历代名人论陈子昂……………黄 筠 (1)
2. 陈子昂简介……………彭子模 (17)
3. 陈子昂的政治思想及其诗歌创作的关系……………余博文 (25)

〈杏 林 漫 步〉

4. 任子述先生的事迹……………杨久安 (45)
5. 谢湘泉学术思想简介……………田明度 (52)

〈“七·七” 抗 战〉

6. 忆抗日战争中韩庄之歼敌……………杨善培 (57)
7. 抗战时期日机轰炸重庆的回忆……………尹 谦 (60)
8. 忆抗日战争中二三事……………尹希贤 (62)

〈民 间 传 说〉

9. 目连的故里……………敬永林 (65)

〈移 治 之 争〉

- 按语……………编 者 (72)
10. 移县解说 (民国三二年)……………张友渔 (73)
11. 否认移县理由书 (民国三二年)……………汤开文 (82)

〈宗 教 纪 事〉

12. 射洪县佛教情况……………僧本蓉昌志昌成成忠口述 (90)
政协秘书室整理
13. 射洪县道教概况……………道士蒋忠心杨幸福口述

政协秘书室整理 (102)

14. 射洪县天主教简况……唐代耕杨洪章蒋云汉口述

政协秘书室整理(109)

〈科技漫话〉

15. 射洪县红苕黑斑病的发生与防治始末……杨荣生(115)

〈革命春秋〉

16. 青春的火焰

——忆成都“四·九”运动……王艾冬(124)

〈人物风云〉

17. 在黎明前的黑夜里……谢维宝(140)

〈民国鸿泥〉

18. 射洪县国民党组织的建立发展概况……朱继林(144)

19. 射洪县在军阀割据时期祸乱实况……马伯敷(161)

20. 民国时射洪县经收处税捐招标承包情况…罗奇兆(167)

〈盐业史志〉

21. 射洪盐业之兴歿……母定超(170)

射洪人论陈子昂

黄 筠

唐代初期，生长在我县武东山下的陈子昂，“奇迹过人”、“文称玮晔”，既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也是文学革新的先驱者。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作出有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历代研究评论他的学者、名流甚多，对后继者的启迪、教育很大。

“射洪，先生桑梓也；先生，天下伟人也”（邑人赵远熙语）。千百年来，故里人对这位给家乡增光添彩的历史人物，曾以自己的立场观点，发表了不少议论，是非毁誉，各持其说，其中不乏中肯之辞。汇此片言只语，纳入“交响”乐章，对陈子昂的学术研究，也许不无益处。笔者不顾孤陋寡闻，将所见县人（个别作者的籍属问题，还待进一步探索、查考）涉及评论陈子昂的著述、碑志、诗歌、联语等资料，巨细皆收，筛掉重复；粗分四目，依类归附；略加评述，供窥一斑。

一、品德风范

县人特别尊崇陈子昂的品德风范。虽然他少年时驰侠使气，尝与博徒为伍，至十七八岁尚未专心读书，而一旦立志，便满怀强烈的求知欲望，潜心攻读，在短短数年之内，就“经

史百家，罔不该览”（据卢藏用《陈氏别传》）。学习到手了写诗作文的过硬本领，为后来的文学革新和诗歌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研经读史中，密切注意国家大事及地方民情，从观察其利弊兴废中，形成利国利民的正确见解，树立起匡时济世的宏大理想，为后来一登上政治舞台，便不断上书言事、直陈政见的卓越才能，准备下充分的条件。他在十余年的官场生涯中，尽管自己位卑职小，屡遭冷遇和排斥打击，但始终不趋炎附势，不与庸俗官僚同流合污，当认清统治集团凶暴残忍的狰狞面目，自己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时，宁愿退隐不仕，也不苟合求荣。这些高贵品德，直被县人视为典则，长记不忘。

陈子昂遇害后，他的挚友卢藏用为之搜罗遗作，撰写别传，出版文集；大诗人杜甫专程来县，亲访陈公学堂遗迹和故宅后，文人学士，研究风起，评家叠出。县内元代诸生文礼恺的《射洪金华书院记》一文，是流传至今能见到的较早一篇：

……不幸嗣君废御，牝鸡晨鸣，剪灭亲贤。斯时也，罗织纷纭之狱起，在朝公卿方视爵禄为鬼符，噤音惴惴，保首领之不暇。而先生以一秘书正字，悼人之冤，悯国之危，以崇德缓刑，抚慰宗室，引古证今，反复论谏。又愿兴大学以教胄子，止击羌之役以保全蜀，凡有利害于天下，知无不言，史臣称其“词婉意切”，信手其斯言矣！

（《陈子昂先生全集·附录》清道光辛酉岁刻本）

明成化五年进士，累官至左金都御史。县人杨澄，以为陈子昂在文学上的成就最大，受到海内士人宗仰，对武则天所上的次次奏疏，忠肝义胆，激奋日月，其著德立言，可谓千秋真

才，在诗中不禁俯仰慨叹：

文章惊海内，奏议尤奇哉！一声牝鸡鸣，便步归休来。义胆悬忠肝，愤激日迂徊……遗翰垂青史，字字吐琦瑰。

（《怀陈拾遗》据《杨氏族谱》民国十年版）

杨澄之子，明正德三年进士、世宗时名宦、官至太仆寺卿的杨最，也十分仰慕陈子昂的人品才德，与其父同题依韵赞颂：

……千秋昭衡鉴，何必说琦瑰。……向微斯人起，谁堪砥砢才。

（见《杨忠节公文集》卷四）

清嘉庆孝廉赵燮元，敬佩陈子昂不取媚权幸的刚正品德：

……窃论拾遗当罗织纷纭之朝，……公卿大臣阿谀顺旨，取媚权幸，方救死之不暇。先生以一秘书正字，引古证今，反复谏论，杜少陵以“忠义”称之，宜矣！

（见《清江擢秀集》三）

在众多议论中，难能可贵的是，竟有署称本县“庖人”（今称厨师）的曾德华，对陈子昂也满怀崇敬心情，写了《书台怀口》七律，对这位政治家、诗人的不朽功绩作了具体肯定：

崛起初唐第一才，风徽仰止几徘徊。
不妨琴碎名方达，只为钱多祸已胎。
月影半轮侵石砌，江声几阵响书台。
旷怀高蹈堪惆怅，像铸黄金理合该。
(据《射洪县志·补艺文》清光绪十年版)

民国初期，川北宣慰副使、县清末优贡李雨生，登上读书台，抚今追昔，赞誉陈子昂不热心追逐个人的富贵尊荣，可算古往今来为数不多的杰出诗人：

王字功名薜，书台雅颂论。高歌一狂客，独步几诗人。
江草吟边绿，山花劫后春。凭公分片席，来结武东邻。

(《登读书台》据《金华山诗歌对联选》1984年本)

二、政治才能

陈子昂跻身仕途，最大的期望是能够相逢和辅佐“圣君”，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治国兴邦，济世安人。他受到武则天的任用、提拔，极欲忠君报国，连篇累牍地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他的许多政治言论，往往都从整个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出发，深刻地揭露时政的种种弊端。他渴望能遇到战国时代燕昭王那样的人君，自己也能像乐毅、郭隗等人那样逢时获幸，建立赫赫之功。圣贤相合，功业垂成。然而，陈子昂在政治上的抱负，始终没有得到施展的机会。武则天虽然数次召见过他，却一直未受重用，被迫过早地辞官归隐，不久即复遭诬陷入狱，悲惨地离开了人间。正如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

夫之所说：“陈子昂……使得明君以尽其才，驾马周而颡颥姚崇，以为大臣可矣！”射洪人非常同情他怀才不遇，竟殁于贼奸之手的坎坷一生，写出了许多诗文联语，代作不平之鸣。

文礼恺《金华书院记》：

先生以忠厚之心，惻怛之意，陈教时淳切之言，以正大高明之学，著雄深雅健之文。至杜子美、韩退之继作，咸推服为先倡。其有补于名教如此，崇而祀之，礼也。

（见《陈子昂先生全集·附录》）

赵燮元《经陈伯玉先生故宅》诗：

“……忆昔长安市，奇气光芒吐。声华动一朝，碎琴不复鼓，痛值牝鸡朝，奏议空无补。从军过渔阳，竖子何足辅。归来涪江滨，萧然共环堵。噉嗑卦初成，惨罗狴犴苦。遗恨薄万缗，大名垂千古！”

清同治举人舒云逵《增修陈公读书台记》：

先生仕历北朝，运逢酷吏，……不能泽雾以养其斑，韬锋以固其铍。……至若燕台览古，计掘于攸宜；雀狱飞突，祸生于段简。碎琴同深其永慨，筮卦已兆于先机。遇有艰屯，道无贬塞，何尝不顺受其正，有命自天。

（据《射洪县志·艺文》清光绪十年版）

按：论中虽饱浸宿命观点，不平之意却显而易见。

清末举人，曾任民国初年县劝学所长、教育局长的马天衢，在《登书台》诗中，不禁对天质问：

莫测苍天意，生才底忌才？文章无达命，身世有余

哀，清秩麟台抑，奇冤狴狱埋。长留读书处，樵牧唱歌来！

（据《金华山诗文对联选》1984年本）

十年浩劫前，陈子昂读书台的感遇亭上，悬挂有一副佚名作者的对联，对陈子昂的霸略、文才、事业、功绩，作了全面概括，恰当表彰：

正字署麟台，想当年，“八科”奇蕴，“三事”才储，慷慨碎琵琶，直吐胸中豪气；

读书依鹤院，到今日，五古辞雄，六朝习洗，馨香陈俎豆，犹传海内文宗！

（据《金华山诗歌对联选》1984年本）

三、文学革新

陈子昂不仅是唐初卓有见地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杰出的诗人；不仅是个成就可观的诗人，而且是开创诗歌革新运动的先驱者，是唐诗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人物。他继王绩、“四杰”的实践创新之后，首先提出革新纲领，大力变革六朝以及初唐诗坛的形式主义作风。他自己创作的多数诗歌，就具有相当充实的社会内容，和较高程度的艺术形式，体现出他的人格和诗歌风格的一致，从而把诗歌创作引向朴实而具有真实生命的大道上去。他是唐诗现实主义潮流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故乡的历代士人，几乎开口动笔都会谈到这一点。

清光绪间，邑人胡文魁《清江擢秀集·序》：

吾邑金华泮水，世载其英，山川炳灵，含英擢秀，自

陈伯玉先生文章名海内……。

（见《清江撝秀集》一，光绪九年版）

古读书台原感遇亭佚名作者对联：

搜求海内文宗，溯魏、晋、黄初以还，起八代衰，远胜当年四杰；

细数蜀中才子，自渊、云、白也而外，绍千秋业，惟余后日三苏。

（据《金华山诗歌对联选》1984年版）

赵远熙《重修读书台记》：

江山之奇秀，天下莫如蜀；人物之雄伟，天下莫如蜀。

（据《射洪县志·艺文》清光绪十年版）

按：此说未免主观妄断。其意略谓：虽然历代以来，蜀中才子层出不穷，而能承先启后，续千秋大业，较之王褒、扬雄，以及后起的李白、三苏、陈子昂仍居重要地位。

舒云逵《增修陈公读书台记》：

方先生之在唐也，制六代之颓波，开一朝之正轨、昌黎称其高蹈，曲江躐其后尘，横跨曹、刘，卑视徐、庾，岁月绵暖，圭紱之矩存，风雅正声，球璫之韵远。……

(见《射洪县志·艺文》清光绪十年版)

王诤《重修读书台记》：

予惟公（指陈子昂——抄者）之功在文章久矣。当唐之初，承徐、庾余风，几无复有《大雅》。公力变时趋，一归于正，然后学者咸知所师。卢藏用曰：“道丧五百载而得陈公”；昌黎列有唐文人，亦以公置苏元明、元结、李、杜诸公之首，则其冠冕一代可知。虽其后横遭虐吏，抑郁以终，而干城艺苑，真足千秋。向非公开其先，则六季之祸浸淫无穷矣，而谁与障百川而东哉？

(见《射洪县志·艺文》清光绪十年版)

这里，还要顺便提到两位客籍的地方官吏，他们虽不是射洪人，却一时管辖着射洪这片土地。他们的职位与县人评论陈子昂也不无关系。一个是清嘉道间潼川制府、满族人能泰，他驳斥一些论者认为“振兴唐诗是陈子昂，振兴唐文是韩退之”的片面观点，肯定陈子昂在诗、文革新上都立有大功：

唐有天下，贞观初，尚沿齐梁旧习，学者以徐、庾为宗，斗藻妍华，风、雅沦丧。独陈子昂首倡高雅冲淡之音，扫六代之纤弱，直与黄初、建安相颉颃。嗣后，而太白、子美诸公踵武继起，上卷风、骚，则天、神龙以后，开元以还，横制颓波，开有唐“风”“雅”之风者，谓公非豪杰之士欤！……余尝统有唐一代之文章而论之，唐初风雅，伯玉以雅正为尚，使汉、魏风骨，矫然复存，至元

和中，退之力任起衰摧陷，廓清昔人，谓功不在孟子下。然则，“振兴有唐一代之诗者，伯玉之力也；振兴有唐一代之文者，退之之力也”。学者知推崇退之，而不知景仰伯玉，岂非吾党尚论之责欤？子美云：“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退之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刘后村曰：“《感遇》诗数篇，皆蝉蜕翰墨，畦径读之，使人眼空四海，神游八极。”然则公之文章，所谓豪杰之士，当波颓澜倒之时，振兴一代之风气乎！

（见《射洪县志·艺文》清光绪十年版）

另一位是安徽人于去疾，他于民国二十四年“川政统一”后来川，任川北盐税稽核所税官时，游览陈子昂读书台，观而有感，撰联评论陈子昂在唐初文学革新上的地位：

振六朝已坠宗风，论一代人文，
公当与昌黎、柳州并重；
遂十载未偿夙愿，趁半帆春水，
我适从黄河、泰岱归来。

（据《金华山诗歌对联选》1984年本）

原感遇亭上另一知县谢廷钧撰的一联，对陈子昂的评论、尊崇也颇诚恳：

文誉载初唐，正轨开先，不愧杜陵推哲匠；
书台留旧迹，典型未远，永堪粉社作宗师。

（据《金华山诗歌对联选》1984年版）

四、緬 怀 前 贤

陈子昂虽被武周统治集团阴谋害死，却无法掩灭他那“千古立忠义”的大量诗文，更不能抹杀他对唐代诗文革新所作的卓越贡献。他一生忧国忧民，刚正不阿的可贵精神，永为后人，尤为桑梓人民所长久缅怀。

陈子昂辞世后，卢藏用为他搜集、整理、出版的《陈伯玉文集》十卷，经长期流传，到了明代弘治年间，已经佚失难寻，一般人不易读到了。成化时，射洪创修的《县志》“所集者无几”。当时，在朝作官的县人杨澄，“常憾以为阙典”，刻意到处探寻终无所获，直至“密访中秘，乃获全集，抄出，板行于山西，子昂文章遂（重）遍天下”（按：即现今尚能见到最早的《陈子昂全集》版本——明弘治四年杨澄校注本）。

（引文据《杨忠节公文集·恕轩公行状》）

陈子昂青年时求学的读书堂，死后葬身的独坐山（今名龙宝山）墓地及纪念室——显英祠，均经乡人屡建屡修，蔚为壮观。明嘉靖时，累官至金都御史の县人谢东山，公元一五五八年宦游云南，在昆明湖畔偶遇眉山逸人萧与东（名旭），见他临得“出自沈氏家藏”书中的陈子昂画像。久仰先贤才德，又复瞻其神采，喜不自胜，立请精心复制一幅，后来带回县中，襄助县令张宿野命工刻石于金华山“读书台”上，供大众长久瞻仰。（据谢东山《陈伯玉先生遗像跋》，载《射洪县志·艺文》，清嘉庆二十五年版）。许多继起者，写出大量缅怀诗文，表示绵绵不尽的仰慕之情。

杨澄《怀陈拾遗》诗：

……遗翰垂青史，字字吐瑰琦。
春风泣杜鹃，涪水任东回。高山崇仰止，千古一奇才。

（据《杨氏族谱》民国十年版）

杨最《登读书台吊陈拾遗》诗：

《感遇》千秋留旧简，精灵千古护荒台。
（据《杨忠节公文集》卷四）

清康熙举人张星瑞《拾遗古址》诗：

才雄一代未攀龙，留得诗文四海宗，水远山高环故址，模糊碑石碧苔封。
（据《张氏族谱》）

舒云逵《读陈伯玉集》诗：

……今读陈公集，在目浩以博。文笔耀鸣凤，仙音戛孤鹤。独标正始遗，远媲建安作。六朝逮唐初，大雅久寂寞，词苑尚雕镂，艺林斗剑削。颓流风骨靡，元气浑沌凿。忽从痼疾中，得此清凉药。《感遇》卅六章，神光炳炤灼。王适古逸民，精鉴知音托。昌黎景高蹈，曲江蹶后趺。胡为去长安，碎琴殊落落。从事武攸宜，雅抱不能拓。虽邀女后知，乃为段简虐。搔

首问彼苍，天心抑何漠，千秋万岁名，文冢峙云萼！

（见《射洪县志·艺文》清光绪十年版）

夏肇甫（京珊）《读陈伯玉集》诗：

大雅久寥落，风人无正声。缅怀拾遗叟，洒翰萃元精。御风游八表，冷然昆阆行。高吟《感遇》什，咳唾冰雪生。侧身望天地，茫茫古今情。六季扫纤艳，逸响蛰咸英。李、杜一以变，杂沓鱼龙惊。迢迢逮中晚，雕琢伤瑤琼。邈焉怀正始，望望隔蓬瀛。朱絃不可作，古调殚榛荆。书台有乔木，佳气临江城。已矣武东鹤，千古当一鸣。

（见《清江擢秀集》—清光绪九年版）

胡炳述《游读书台》：

郡豪家世复诗名，《感遇》篇成百怪惊；夏谈数经王霸业，为公哀涕几纵横。

（见《射洪县志·艺文》清光绪十年版）

民初大学生杨友松（掇鹤）撰《读书台》联：

一掷碎琵琶，古调独弹，便从唐代开风雅；
千秋紫故里，书声久歇，惟有涪流绕旧台！

（据《金华山诗歌对联选》1984年本）

清光绪岁贡、民国初年曾任北洋政府总统府顾问的县人杨

焕之，著有《北山草堂诗文集》，他在缅怀诗中提出一个问题：

悠悠天地著斯台，何事怆然泣下哉？海内文宗金像在，唐初诗骨蜀山开。乾朝真有则天帝，伯玉应生名世才。借问梁公成相业，忠肝义胆岂殊胎？

（见《北山草堂全集·诗编》）

按：历来研究文学史的专家、学者，几乎一致肯定陈子昂进步的政治思想和积极态度，终被陷害致死；另方面，武则天又被近代史学界异口同声地赞扬为上承贞观，下启开元，政治开明，社会安定，破格用人，知人纳谏的好皇帝，陈子昂的累次上疏，为什么都不被重用？陈诗的所有名篇佳什，如《感遇》诗、《蓟丘览古》、《登幽州台歌》都是抒发对时代的悲愤和生不逢时的血泪控诉，又该怎样正确理解和全面评价呢？

赵远熙在《重修读书台记》文中，又从不同角度，对先贤进行赞颂：

先生生穷乡僻壤，道丧五百载后，奋其学历，洗六季之铅华，开三唐之风运，《感遇》三十八篇，高者出苍天，细者入无间，朱文公谓之“空清水碧，物外自然，难得之奇宝。”其理致幽奥，直与元经、法言并驾争先。他如奏疏辞赋，幽台怀古之篇，惜别言情之作，其慷慨、沉着之思，苍凉、悲壮之气，高视建安有余。方之长卿、子渊，虽世代各别，体制不同，而精芒光怪，不可磨灭，其揆一也。昔唐文宗对

诸翰林学士，因论前代之文章，裴舍人数道先生名，柳舍人矚目之。裴不觉，上顾柳曰：“他，字伯玉，应呼陈伯玉。”夫先生仕官不过麟台正字，右拾遗耳！于唐时位不甚尊，而天子犹逡巡不欲斥其名，亦可见先生之推重于前代。盖不仅如杜工部之“名悬日月”，韩吏部之“文章高蹈”而已！

又：

夫古今壮丽之观，有时而尽，而圣贤之留真气于天地间者，终不能与之俱尽。故斯台之废兴无常，旋仆旋起，其终不至于泯灭者，实先生千古不朽之精灵相继系焉，要不与世之振赫于一时者同日而语也。想唐之盛时，长安宫殿，千门万户不可胜纪；其离宫别馆，九成、清华、骊山等处，淫丽靡侈，人间未见。易代之后皆灰飞烬灭，蔓草丛生，一物无有。而书台一块土，亘千余年，人事变易不知凡几，后人犹殷勤归之，先生得何修而得此欤！

（均据《射洪县志·艺文》清光绪十年版）

× × ×

射洪也和历代文坛的评论情况一样，对陈子昂在唐代诗文革新中作出的重要贡献，基本是一致肯定的。但对其政治态度则看法不一。因为，封建统治阶级认为，武则天乃女人当皇帝，是“乾坤颠倒”，是“牝鸡晨鸣”；加之武周政权代唐称帝，另立庙号。武则天本人又阴鸷好杀，内多男宠。故正统论者多骂她“篡权夺位”、“秽乱春宫”。而陈子昂一生，皆生

活于武则天统治时代，他受过武则天赏识，对武则天政权表示过积极拥护，曾上过《大周受命颂》四章及《上大周受命颂表》，因而也认定陈子昂是背唐媚周的“贰臣”，骂武则天便也骂陈子昂，曾在文坛上长期争辩不休。

县人舒云逵，自己就持有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却又要批评他人的错误，形成以错攻错，结果仍错：

而论者以先生仕历牝朝，运逢酷吏，以文显迹，以财殒生，不能泽雾以养其斑，韬锋以因其铍，进退失据，或有微词。不知垂拱本皇唐之旧基，梁公亦武周之名宦。

（见《增修读书台记》载《射洪县志·艺文》清光绪十年版）

还有在中国末代皇帝统治下，被“选拔得官吏部录士，国变（按：指辛亥革命——抄者）后，不与事世者三十九年”的文映江，不知因何出尔反尔，他在为独坐山拾祠热情洋溢地褒扬陈子昂，“《感遇诗》首倡宗风，推倒徐陵，豪情直欲迈三祖；《大周颂》别有妙用，不遭段简，功业何难敌五王”之后，何期看法偏激，竟贬抑这位“唐诗之祖”连“一管香烟”不如，简直在开极大的玩笑。民国时期，他为太和镇“久馨烟厂书台牌卷烟商标”诗云：

其 一

绝代才华事女奴，子昂当日读何书？
不如一管香烟好，脍炙人寰味有余。

其 二